

记者 张向阳

中国曾是犀牛的故乡

30年前,面对九寨沟犀牛海蔚蓝澄净的湖面,我忽然有些疑惑:古人怎么会用“犀牛”这个外来物种起名字,难道古代就知道犀牛这种动物?说起犀牛,有人很自然地想起生活在东南亚、非洲等热带、亚热带地区的庞然大物,总认为是域外之物。实际上,远古时代中国曾是犀牛的故乡,古遗址中多次发现化石:山东沂水、河南南召猿人遗址、洛宁县洞乡院东村、山西襄汾丁村遗址、重庆丰都犀牛洞都曾发现过距今几十万年、几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犀牛骨化石。

在距今8000年到3000年前的考古遗址中也常有犀牛骨骼出土,7400多年前的湖南高庙遗址中有犀牛遗骸;在浙江河姆渡遗址中,发现了爪哇犀(又称小独角犀);在重庆玉溪遗址发现了6300—7800年前的6件犀牛牙齿;坐落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甘肃山那树扎遗址距今有5200多年的历史,发现了两个苏门答腊犀牛的遗骸。研究发现,5000多年前的青藏高原属于温暖湿润的热带气候,是热带动物的天堂。

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认为,距今5000—3000年前的仰韶和殷商时代气候温暖,当时的陕西和中原有丰富的亚热带植物。河南二里冈遗址中有犀牛骨骼,殷墟遗址中出土了苏门答腊犀牛骨,安阳出土的商代“宰丰”犀牛骨柄,是用犀牛的肋骨制成的。所谓骨柄,是骨制的类似勺的取食用具,也称骨匕。这件骨柄刻于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,一面刻有28字的文字,记录了一位职务为宰名丰的官员随商王狩猎打到一头犀,商王将兕赏赐给了他。

古人常将“犀”“兕”并列,从商代甲骨文记录中,当时古人根据角的数量和形态上的较大差异,已经能区分犀牛中“犀”“兕”两个不同的种属,《尔雅·释兽》中有大概的描述:“兕似牛,犀似豕”,晋代郭璞注曰:“(兕)一角,青色,重三千斤”,“(犀)形似牛,猪头,大腹,蹄脚,有三蹄,黑色,二角……”按照生物学特征进行推断的话,体型较大的“兕”应当为独角犀属的印度犀或爪哇犀,体型较小的犀则是双角犀属的苏门犀。此外,古籍中的犀牛还有“山犀”“水犀”之分。“水犀之皮则有珠甲”,是说皮肤上有铆钉状的小结节,有褶皱,像穿了盔甲,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印度犀牛的特征;而山犀特征应是爪哇犀牛。由此可见,现今生活在亚洲的三种犀牛曾经在我国都有分布。

犀牛是善兽属于麒类

根据考古和历史记载,殷商时期犀牛所能到达的北界,应在内蒙古乌海一带,经六盘山往东到太行山,远至泰山一带。

在甲骨文卜辞上还发现了殷王曾“焚林而猎”,作为炫耀武力手段,一次捕猎71头犀牛的记载,可见中原一带犀牛还很多,数量惊人。

从史前时代开始,犀牛就被认为是吉兽,所以作为牺牲陪葬在王室墓葬中,各种犀牛形象或纹饰也出现在文物中,它们或是

心有灵犀,遥望“神兽”消失的背影

国家博物馆今年对公众新开放了常设展“数说犀尊”,它用一物一展的方式完美呈现文物和科技融合。少为人知的是,中华大地上曾生活过多种犀牛,今天虽然难寻踪影,但化石和古代文物记录下了物种兴衰的轨迹,留下了生命的印记。



小臣犀尊



错金银青铜犀屏座



战国晚期错金银青铜犀尊

祭祀的青铜礼器,或是制成装饰艺术品。与犀牛有关的器物造型,像商代和西周以及后世的犀尊,都有表达瑞兽吉祥的内涵。

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商代晚期青铜器小臣犀尊。清代山东寿张县梁山出土了小臣犀尊、大保簋等七件商周青铜器,是商周青铜器的典型代表,被誉为“梁山七器”。小臣犀尊是双角犀牛造型青铜酒器,它敦实凝练,淳朴厚重,形象生动,风格写实,造型有苏门犀的特征。犀尊内底有珍贵铭文27个字:“丁巳,王省夔京,王赐小臣犀夔贝,唯王来征人方,唯王十祀又五彤日。”铭文记述了商王征伐夷方的事情,这次战争在殷墟卜辞中也有记录。这件器物的主人是小臣犀,小臣是官位,犀是名字,他随商王参加征伐,在征伐后返程途中停留在夔地,商王赏赐他海贝,小臣犀受赏而作器作为纪念。此外,在大英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件商代玉犀牛,这件犀牛雕刻简练,圆润而浑厚。

三星堆出土体量最大的一只怪兽——八号坑出土的铜神兽近300斤重,是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的一部分。神兽昂首挺胸站立,长着犄角,有鹿科动物的特征,脑后还披着雄狮般的鬃毛;四肢壮硕,笔直站立,肘部有类似犀牛的披甲褶皱,尾巴蓬松,笔者认为这是将多种动物特征夸张处理的麒麟形象,是以鹿图腾崇拜为主体融合其他图腾的结果。“荆有云梦,犀兕麋鹿满之。”在古代,麒类不仅是指鹿类,犀牛这种象征吉祥的善兽也被古人归入麒麟一类。有学者认为,麒麟身上铠甲式的外表和圆钉式结构,以及“独

角”的特征,可能是受到独角犀(兕)的启发。它“威而不猛”的习性,也符合温雅敦厚的君子之象。

相传犀牛角酒杯可以溶解毒物,用兕角做成的盛酒礼器叫做兕觥,《诗经·周南》中有“我姑酌彼兕觥,维以不永伤”之句,意思是:我斟满兕角做成的酒杯,但愿从此不忧伤。青铜兕觥主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前期。商代青铜兕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、台北故宫博物院、山西省博物院、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均有收藏。收藏于山西省博物院的商代龙纹兕觥构思巧妙,造型奇特,整体呈牛角状,前端为龙首,纹饰精美富丽,铸造工艺精湛高超,能感受到器物造型取材的浪漫手法。

到了周代,《逸周书》中记载了周武王在一次狩猎中“狩犀十有二”。《诗经·小雅》中多篇出现了犀牛和猎犀的记载,说明当时西安附近曾有大量犀牛存在。

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西周犀牛形玉珮,这件青玉犀牛玉珮以简练的线条勾勒而出,在鼻端及两眼尖各有一翘角。这件以犀牛为母题的玉雕,雕琢独具匠心,是稀有的珍品。

寒冷与捕猎使犀牛退却

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,除了用犀角制酒器兕觥外,犀牛最主要的用途是用它的皮制甲,屈原在《九歌·国殇》中描写:“操吴戈兮披犀甲”,犀甲是当时各国将士爱如珍宝的装备。因为人类的捕杀,以及气候的逐渐干旱变冷,犀牛的活动区域已经向南退却到淮河流域、汉水、长江下游等区域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一件战国时期错金银犀牛青铜带钩,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土于四川省昭化宝轮院,犀牛体型健硕,长有双角,鼻向前伸出一柱形钩喙。此件带钩为居住在巴蜀之地的古代巴人所制造,犀牛通体饰卷草纹,用以表现它褶皱的皮肤,纹饰精致绚烂。

1977年,河北平山战国时代中山王陵出土一件错金银青铜犀屏座,长55.5厘米、高22厘米,犀牛鼻、额、头顶各长一角,顶角最大。其身軀硕壮,四肢短粗,长尾挺直。全身以金、银宽线错出卷云纹,精美华丽。背上有一个长方形釜,用以插放屏风。另外,此墓还出土一件犀(兕)足筒形器,周身装饰蟠螭纹,三只独角犀牛支撑着筒身,与错金银青铜犀屏座的三角犀牛不同,推测应该是独角犀——兕。

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一件战国晚期错金银青铜犀尊,是古代青铜艺术中当之无愧的国宝重器。这件盛酒的礼器设计巧妙,呈昂首伫立犀牛形,犀尊身体肥硕,两角尖锐,双眼镶嵌黑色料珠。犀尊通体饰细若游丝的金色和银色云纹,华美无比,熠熠生辉。它腹部中空,刚出土时,人们打开它背部的盖发现了包括铜镜、带钩在内等17件其他器物,这个小盖就是酒器的入口。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“流”,臀部隆起,尾巴弯成一个倒钩。倒酒时,扣住尾巴,以它的前蹄为支点,缓缓抬起,酒就会从它嘴边的流管倒出。它的写实性很强,推断是苏门犀的造型。

战国时期还出现了玉犀,极罕见珍贵,有资料显示:洛阳市文

物考古工作队藏有一件玉犀牛,以镂雕、浅浮雕和线纹法琢制,张口、垂首,呈伏卧状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战国时一件原名双龙纹璜,实际应为玉双犀并体式璜,璜两端各有一犀首,两犀共用一体。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,珍藏一件西汉早期的玉犀形璜,玉色黄白透青,透雕做犀形;犀弓身低头,前后肢蹲屈,长尾下垂回卷;器身边缘起棱,中饰卧蚕,背部有一圆形小孔,雕工精美。东汉之后,黄淮、长江下游一带就少有犀牛的踪迹了。

作为古人心目中的瑞兽,湖南、贵州、广西等地以前就有崇拜犀牛的特殊习俗,他们把犀牛视为膜拜的图腾,用于各种祭祀和典礼之中。传说犀角通天,有灵犀之说,所以李商隐咏出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的佳句。传说中犀牛还有分水本领,可治水患,常放置江河之畔作为镇水神兽,所以许多地方都有“石犀镇水”的古老习俗。

2012年成都天府广场附近出土了一件古老的石犀,石犀軀干丰满壮实,重约8.5吨,下颌及前肢軀干雕刻卷云纹,厚重壮观。古时成都平原洪水频发,秦代蜀守李冰主持修建了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。据《华阳国志》记载,李冰兴修水利,工程完毕“外作石犀五头,以厌水精”,雕刻石犀五头,以镇压水患。成都犀浦镇的得名,就是源于李冰治水所造的石犀。

除了石犀,后世还有很多铁犀牛用以镇水。在河南开封市的铁牛村,有一尊身高2.04米、围长2.66米的铁犀牛,这尊铁犀独角朝天,双目炯炯,雄浑魁伟,守护着古都开封。古时开封饱受黄河水患之苦,明代名臣于谦上任后,修堤筑河防,降服了水患,然后铸镇河铁犀并撰写《镇河铁犀铭》铸在铁犀上。

唐代湖北、湖南、贵州、四川等地仍有野生犀牛分布。在《新唐书》中载,华南诸州的土贡方物中列有犀角。唐代贵族则钟情于犀角制作的犀鈿——犀角片装饰的腰带。在唐高祖李渊献陵的神道上,有一件作为镇墓兽的石犀,是为了纪念贞观初年林邑国(越南北部)进献犀牛而作,从石犀独角、肩腰等处褶皱明显等特征看应是爪哇犀。此外,在唐代铜镜等饰物上也常见犀牛图案。

到北宋时犀牛已经罕见,只分布在四川盆地、贵州高原北部、岭南等地区。宋太祖赵匡胤曾颁布《禁采捕诏》,奠定了宋代保护动物的基本国策;宋太宗赵光义沿袭此诏,并颁布《二月至九月禁捕猎诏》。他下诏禁止采捕珍禽异兽和私人象牙买卖,禁止捕杀犀牛,“自今有犀勿复杀”。尽管如此,也挡不住气候的变迁和非法捕猎,公元1050年前后,气候开始变冷,连岭南有些地区也不适合犀牛生存了。

到了明清时期,很多文献对于犀牛的刻画已经脱离了它真实的形象,表明犀牛已基本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中。明朝时,犀牛只分布于云贵一带;到了清朝,它们的栖息地就只剩下云南了;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最后一只犀牛也消失在西双版纳丛林里。古代工匠留下的诸多艺术品,佐证了珍稀的犀牛曾经在中华大地广泛生存,让人们感受到保护自然、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意义。